

## 泥水匠的兒子

## 倒戈將軍馮玉祥(續)

章君毅

## 青紗帳裏批剝滋味

馮玉祥和他哥哥，可以說是自小裹在柴煙之中長大的，炕上、桌上、灶上、被子上、衣服上，到處都沾滿了柴灰。甚至於連喝的水，吃的飯裏也免不了柴灰的侵襲，因為一揭開鍋蓋，水蒸氣沖動了天花板上積塵，——那些烏黢黢的柴灰便如大雪紛飛般無聲的飄墜，於是白開水變成了灰漿湯，蒸的饅饅饅頭就像是黑麵做的。馮玉祥和他哥哥一身的髒，更是一年到頭都洗不乾淨。

住在這樣髒亂的家裏，使一家之長馮有茂有最感苦惱、困擾的事，還在於萬一有客來訪，家裏根本就找不到坐地的地方。馮家沒堂屋、沒茶具，甚至連一把椅子都沒有。因此客人一來，馮有茂的難關就到，看他那手足無措的窘態，連小年紀的馮玉祥都覺得十分之難過。

從三歲到七歲，馮玉祥便在這兩間黑屋子裏整整的圈了四年，一直到七歲那年他才獲得「外放」，並不是他父母讓他上學讀書了，而是因為

家裏太窮，他必須跟着他哥哥幫父母做活。他所擔任的工作是拔草和拾柴，充作燃料。大抵天一亮他跟他哥哥就得起床，匆匆的吃過早飯，然後一人背一個籬筐，拿一把鐮刀，一脚跨出大門，自此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拔草多半是在高粱地裏，去拔一種將近枯萎的黃草，這種草可以賣錢，因為它合於做馬匹的飼料，賣不掉就把它給曬乾，當燃料燒。每年夏天，高粱成熟了，在它的收割時期，也便是小孩子尋覓燃料的豐收季節。保定府有一種風俗，高粱收割前必需批一次葉子，批下高粱葉子來，高粱黍實就會長得更豐滿。那一家種的高粱該批葉子時，他們家裏的人自會拿面鑼來噹噹的一敲，凡是想要高粱葉子的人聽到鑼聲，就往高粱田裏一鑽，愛批下多少就批多少，批下的高粱葉子全歸他拿走。馮玉祥和他哥哥一年到頭還在盼望夏天來到，好歹批些高粱葉子帶回家去，多得些燃料就省下些燃料錢。

可是這「批剝」的滋味很不好受，北方人管

高粱田叫「青紗帳」。一片「青紗帳」往往方圓十里八里，一鑽進去就不辨方向不見天日，說不定會東摸西闖的鑽不出來了。何況夏日炎炎，青紗帳裏密不通風，鬱積着不知多少暑熱足以令人窒息昏厥。週圍的悶熱就像是一隻大蒸籠，高粱葉子上有細小銳利的鋸齒，劃一下便是一道血痕，相當的疼，一會兒又奇癢難當。馮玉祥和他哥哥因為家裏太窮，「批剝」得總是比別人格外起勁。一大早鑽進青紗帳，通常都要到日暮黃昏，夕陽腳山方始完工。他們出青紗帳時收穫固然不少，却是兩兄弟早已餓得暈頭轉向，累得精疲力竭，而且通身上下體無完膚，——縱橫無數的血痕外加密若繁星的熱瘡子。

一到冬天，保定府的高粱田和麥田，全都變成了一望無垠的荒野。天寒地凍，寸草不生。照說馮玉祥兩兄弟該沒處撿燃料了吧，可是家中等着柴火燒，他們還是得想法子。於是兩兄弟便冒着料峭寒風上山去，他們在山上樹林子裏，有兩種打柴的方法，其一是投乾枝棒，——找一根粗些

的樹枝，使勁的向樹枝多的地方擲去。冬天的樹木枝葉凋殘，枝極全是乾脆的，一擲中了自然會折斷，落下地來便成了家用的柴火。另一個辦法叫「穿針引葉」，山林子裏白楊樹特別的多，脆乾而寬大的楊樹葉也是很理想的燃料。兩兄弟想出一個巧着，用細棍子一頭削尖，一頭挖一道槽繫上一根細繩子，繩端打一個結。便這麼一片片楊樹葉的儘穿上去，直到穿滿了那根繩子為止，一串樹葉也能燒那麼一會兒。

等到馮玉祥的年紀稍微大一些，當他略知人事，他所感到的痛苦倒並不在於冬天上山和夏天進青紗帳。吃什麼樣的苦，受什麼樣的罪，他全不怕，唯一怕的是上當舖和除賬。

馮有茂在淮軍裏當哨官（排長），每月月底關一次餉，於是用度永遠接濟不上，一月至少要關兩次飢荒。關飢荒的時候除了上當舖和除賬以外，便別無他法可想。馮有茂多少是個軍官，游氏夫人也是官太太，兩夫婦都不好意思上當舖，就祇好叫馮玉祥和一名護兵寶玉明，綽號寶老魁的代他們跟當舖朝奉打交道。大抵一個月要去那麼三趟，上當舖裏比較整齊、值錢的衣物，下當舖一應零星用具，乃至於揭下炕上鋪着的褥子。到那時節一家大小真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一無所有，大夥兒祇好忍飢受凍的硬挺，挺到餉關下來，再讓馮玉祥帶寶老魁去贖當。

### 馮玉祥最怕上當舖

小小年紀的馮玉祥，已經很能懂得要面子，他怕看當舖朝奉那張冷冰冰，毫無表情的臉。怕

看他拿着馮家當舖的東西，隔着老遠的，用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情打量。因而他總是緊挨着櫃臺站着，那櫃臺比他高一頭。他俛首貼耳，心跳卜卜的在等候，等那朝奉用尖酸刻薄的語調作次判決：

「三百個錢。」

他從不敢開口多要，總是低聲的答應了；取過制錢和當票，儘快的回家。馮玉祥認為上當舖好不晦氣，甚而至於比坐牢更糟。

馮有茂每當一關餉，頭一件事就是贖當，他怕稍一遲延，錢花光了，當舖會永遠贖不出來。有當舖才有希望，否則一家的生活就沒了保障。贖當也是馮玉祥的差使，他讓寶老魁拿扁擔，走在前面，他自己跟隨在後，反覆計算着當票的張數，該付的本利，以及這個月當的都是些什麼東西？因為他一進當舖就心慌，唯恐忙中生錯，白白的遭了損失。

馮玉祥經常光臨的那家當舖，開設在保定府東大街。由康格莊到東大街去，東關是必經之地。他從小就把這一條路，視為無上長途。——每次當他兩手空空的經過東關，總有熟人會問他一句：

「餉下來了呀？」

那意思是：「我就曉得你一定是去贖當的。」

馮玉祥受不了這一問，所以除非當當贖當，他儘量的遶道而過。多年後，當他貴為河南督軍，儼然中州重鎮，他曾重來保定，上那家當舖「憑弔」一番，然而，却是典當依舊，朝奉已改。祇是仗着自己高大的身軀，馮玉祥能够俯瞰櫃臺裏

面，看看當舖的內部了。

除了當舖，還有除賬的滋味，也是很不好受的。全保定府，馮有茂家能够除得動賬的店舖，就只有店面正對着保定東門，別人都管它叫「迎門衝」的一家雜糧店；掌櫃的姓米，人稱「小米先生」。馮玉祥小時候，受這位小米先生的氣可真不少，他上「迎門衝」除米除麵，看盡小米先生的臉色，還得敢怒不敢言的受他剝削。因為家裏拿不出現錢買東西，小米裏給糝了砂子，一斤麵準得短少個三兩二兩。後來，馮有茂自以為和小米先生的「關係」很夠了，偶或缺些零錢，也叫馮玉祥去借。父命難違，馮玉祥祇好硬着頭皮去打商量，錢多半能借到手，却是要很高的利息；再在大錢之中夾進一些根本就使不出去的小錢，這要比重利盤剝，更加剝削得厲害。

其實，康格莊的居民，大都是很窮苦的。然而馮有茂身為官長，却比那些小自耕農和佃農，過得更要好些。在康格莊的兩百多戶人家裏，也祇有馮家一年四季忙着當舖和除賬。康格莊罕見討飯的叫花子，農戶每家耕種的田地，大抵都在十畝上下。全村唯一的商店，祇賣些油鹽醬醋。平時，康格莊上的人，穿的衣裳十有八九都是破舊襤褸，渾身綴滿了補釘。莫說綺羅綢緞，就連洋布都沒人穿得起；唯有在過年的時候，才瞧得見有人穿件新衣。

高粱、棒子麵、小米，是他們的主食；大蔥、蘿蔔、酸菜，便是下飯的佳餚。一年三節，才見一次葷腥，從不曾見任何人家炒一盤子菜上桌。境況差些的人家，乾脆就用鹽水下饑餓，每年

麥熟，能喫幾天麥子麵的，竟數不上幾家人來。住的地方，一般都是湫隘狹窄，黝黑骯髒。

全村只有一兩家瓦房，能在屋頂上抹一層石灰，便以「石灰房」自居，頗能使鄉里艷羨不置。村莊裏，到處都是荒涼衰敗的景象，面黃肌瘦的農民，瘦小怯縮的牲畜，夾着尾巴的野狗。——這正是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天國之役和捻回之亂後，滿清喪師失地，列強經濟入侵，所造成的全國農村經濟破產，老百姓瀕臨生死掙扎邊緣的普遍狀況。

村子裏偶有婚喪喜慶，也會熱鬧一陣，通常送份子，多半在一百三十個大錢到三百五十個大錢之間，折合大洋一分到兩分多一點點。主人家開酒席宴客，有個名堂，就叫做「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道兒上。內容無非是白菜、粉條、粉皮、豆芽、豆腐泡，全席不見半點葷腥。給吃大米飯，可是得當心米飯裏攪的小石子和砂粒，一嚼着，準會硌掉了牙。

老百姓除了完糧納稅，跟保定府城、朝廷官吏，簡直的像是毫無關係。保定城離康格莊只有二華里，可是都市和鄉村却形成了巨大的鴻溝。鄉下人除了一年進城完一次糧，從不曾想去府城裏逛逛，完糧還一定得拖到最後期限，方始東拼西湊的籌足了錢，成羣結隊的進城繳納。而且一完了錢糧馬上就打回轉，因為他們實在太窮，沒有多看兩眼熱鬧的勇氣。

跟政府的唯一聯繫，是當地的里正，一年一次，他敲起一面鑼，從村子西頭敲到東頭。一邊敲時一邊高聲的向村人宣佈：

「完糧囉，每畝四百六。」

就憑這麼一句話，四百六便是四百六，不折不扣。老百姓到時咬緊牙關，照繳不誤。

### 無非只想當個褚彪

一年能看那麼一兩次酬神賽會的戲，那是辛苦終年農民們唯一的，最高的享受。在保定府一帶的農村，流行「草臺班子」在露天裏演出的「二簧」、「梆子」、「老調」和「哈哈」。多半是地方戲劇，戲劇的主題不外乎「忠孝節義」四個字。所以這種演出也就成爲了農民所能接受的一點點子教育。馮玉祥少年時期頂愛看的兩齣戲是「包公斬陳世美」，和「涇皇莊拿花得雷」。他曾受這兩齣戲的感動，立下了一個誓願：

「將來我長大了，當不了老包，也得做個肝膽義氣的老褚彪！」

馮有茂在淮軍裏當一名哨官，一個月可以開關十二兩銀子的餉，當年銀貴錢賤物價更便宜，他那十二兩銀子的收入，可以換上一萬八九千個小制錢。照說他不但當官，還得算是康格莊上收入最多的人家。爲什麼馮家會窮到那種程度，週而復始的上當舖，找雜糧行賒欠欠？說穿了，這是馮玉祥平生的一大隱痛和憾恨，註定了他一生下來就要「吃盡苦中苦」。能够長大成人，還得算是他自己的命大。——因爲，他的父母雙親，馮有茂和他太太，兩夫妻都抽鴉片煙。而一抽起鴉片煙來，這一家人的開銷，就成了個無底洞了。也會有幾次大鬧飢荒，白糧（食物）和黑糧（鴉片）全都維持不下去了。馮有茂夫婦便下定

了決心戒煙，而每戒一次，祇不過給馮玉祥兩兄弟，留下慘怖而痛苦的回憶。鴉片煙一抽上了癮，要想戒絕就難於上青天。戒煙開始的頭一兩天裏，馮有茂夫婦流淚眼對流淚眼，相並着躺在床上，不斷的折騰，不斷的翻滾，不斷的呻吟呼號，不斷的嗷嗷筋骨酸痛。兩夫妻都在直淌清水鼻涕，於是眼淚、鼻涕和口涎、嘔吐物滿坑狼藉。他們吃不下東西，祇是不住的要喝水。馮玉祥和他哥哥不忍見父母的慘狀，隨着眼淚遞水給他們喝；伸出來的那兩隻乾枯瘦削的手，便直在發抖，抖得沒法把水送進口。有時候，劇烈的顫抖把一碗水全給打翻。

到了戒煙期間最痛苦的一個階段，馮有茂夫婦就像是瘋了一般。他們一會兒坐起，一會兒躺下，蜷曲身體，滿坑打滾，聲聲淒厲的喊着：「實在受不了啦！」各色各樣痛苦難熬的情狀，使馮玉祥兩兄弟看了悲酸不已，不寒而慄。當他們坐臥不安，彷彿整個身子沒着落處，就叫馮基道和馮玉祥，一人拿根洗衣裳的棒槌，使勁敲打他們的兩條腿。兩兄弟不忍下手，做父母的反在哀求苦惱的催。——一定要把他們敲打得兩腿青紫，傷痕斑斑，敲打够了個把時辰；這對戒煙的夫妻才能停止呻吟，闔上眼睛，小睡那麼一會兒。問題在於：經過一次次的無限痛苦經驗以後，馮有茂夫婦的鴉片煙癮仍還是戒不掉。他們戒了再抽，抽了再戒。徒然給兩個兒子留下慘痛的烙印。馮玉祥往後領軍，主政，在他的勢力範圍圈裏嚴禁鴉片，使他成爲北洋軍閥中唯一可與吳佩孚比擬的厲行禁抽鴉片者，其原因正在他自小

間接的蒙受鴉片烟的毒害，他把鴉片烟視爲深仇大敵，所以他才深惡痛絕。

馮有茂一生的志氣都被鴉片煙所銷磨淨盡，除了爲生活而掙扎，他對自己早已全部喪失了信心。他自知前途無望，精神上唯一的依託就祇剩了「菩薩保佑」。他在家裏「正房」的中間牆壁上，懸一幅觀世音繪像，用兩塊燻黑了的白布做成幔；再加一道黑布帘，下面垂兩條綠布飄帶，這便是他家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一件裝飾品了。每逢初一十五，或者是觀音佛誕和逢年過節，他必定袍服馬褂齊全，極虔誠的向觀世音菩薩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而且還在行過了禮以後，扒在地上好半天，嘴裏唸唸有詞的祝禱。曾有一次，馮玉祥趁他父親不注意，也扒下地聽見了他的禱詞，原來他禱告的是：

「求求菩薩大發慈悲，救苦救難，保佑弟子一家平安，升官發財，一順百順！」

閑來無事，馮有茂便盤腿跌坐炕上，打坐，唸佛，他把「升官發財」的希望全部寄予神佛；天長時久，難免就會走火入魔。有一天當他正在打坐的時候，馮玉祥的母親驟然發現一條七八尺長，蠟黃色的毒蛇，沿着南面那堵牆在爬向屋角。馮老太太驚得失聲尖叫，拉起馮玉祥就往屋外跑。馮有茂却不慌不忙，他從容整裝，換上長袍馬褂，着好官靴，向那牆角落裏的毒蛇燒香、跑拜。因爲他迷信到把這條毒蛇當作財神爺，而財神爺之肯於惠然降臨，正是他多年頂禮膜拜，終至感動了上蒼。從這天起馮有茂就一心一意要把財神爺留在家中，他在那不容迴旋的正房裏再設

一個財神爺的神位。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以後每月初一、十五，給觀音菩薩上供，初二、十六，就供財神爺。

### 頂替他哥唸了點書

財神爺光臨不久後，馮有茂兩夫婦決定振作起來，他們再度戒煙，却不會料到戒煙振作反而給這苦不堪言的小家庭，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體質孱弱的馮老太太受不了戒煙的罪，忽然病倒，她不再抽鴉片煙了，但却天天喫着家裏下的麵條味道不好，讓馮玉祥來回走上四五里路，到保定府玉美軒去端熱麵，外帶請一位宋大夫來給她治病。宋大夫是針灸科，他每次到馮家，總是掏出那支九寸多長的銀針，往馮老太太的胸部一戳，眼看着都要戳穿胸脯而直貫後胸，偏是一不流血，二不叫痛，他便讓那根銀針插在馮老太太的胸部，許久許久，方始抽出。宋大夫來了許多趟，但是馮老太太的病却始終沒有轉機。全家的人都很着急，馮玉祥蠻有孝心，他也磕頭燒香，求神問佛，走老遠的路到真高莊的劉爺廟上香許願。有一天晚上他還特地搬了塊大磚頭來，擱在跟前，蓬蓬蓬的在那上面磕響頭，他從黃昏磕到了半夜，只求過往神佛保佑他的母親早占勿藥。他磕得四肢酸軟，難以動彈，腦袋疼得像是要炸開，額頭上也起了個大泡，然而他母親的病仍不見好，氣得他直在埋怨老天不講公道。

馮老太太終於一病不起，馮玉祥兩兄弟直哭得聲嘶力竭，死去活來。馮有茂則長日流淚，不停的歔噓嘆氣。他還有一個惱煞人也的大問題，家裏一文錢也沒有，喪事將如何籌辦？照北方的規矩，死者祇能在家里停靈三日，名曰：「接三」，三日後必須下葬。馮有茂在三天之內無論如何都籌不到錢，迫於無奈，他祇好接受善莊的施捨，把他太太薄葬在安徽旅保定同鄉的義塚。

馮玉祥一直認爲這是他半生的憾恨，往後每想起他母親葬在義地，和叫花子，客死他鄉的流浪者同列，便有如芒刺在背，如坐針氈。所以他在民國十二年，受吳佩孚的提拔榮任河南督軍，就特地抽了一個空，跟他哥哥馮基道，同去一趟保定，掘出他母親的屍骸，改葬於保定府西北新塋，和他的父親同在一穴。

馮玉祥之能够唸了三個月的書，完全是出於一份意外的機緣。馮有茂吃了一輩子不識字的苦楚，他決心讓大兒子馮基道上私塾。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正月，他總算完成了這個天大的心願，他以塾師一年束脩京錢六兩，亦即大洋一元的代價，送馮基道入塾啓蒙。從此以後他便時常告誡馮基道說：

「北寶，家裏那麼苦，還讓你唸書，想想都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你一定要好好的用功，不然的話，你就對不起這一家人。」

但是所謂的保定府五營練軍，正是出了名的世代相傳「父子兵」，但若佔住了一個缺額，那就父傳子，子傳孫的一路傳下去，這是不成文法的「世兵制」。外來的人想拿這份口糧，簡直無此可能。因爲在職的官兵子孫衆多，營中却一年半載難得出一個缺，即令在營官兵的子孫想補缺也都得等上很久，外來的人當然就甭提了。——馮

有茂家境困窘，也有些同營的官長深表同情。所以，馮基道唸書唸到第六年，也就是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二年）九月間，藉由馮基道的長官爲他設法，替馮基道補了一名騎兵，吃一名兵一匹馬的糧，折合銀子七兩二錢。這對於多苦多難，常年匱乏的馮家來說，真是天大的喜訊。馮有茂馬上就叫他大兒子輟學，入營當差，管餵一匹馬。然後，他扳着指頭一算，馮基道已經繳足了第六年的「學錢」，而他也唸了五年零九個月，應該還有三個月的多餘，既不便請老師退還束脩，便親自去跟老師打了個商量：

「讓我家老二來唸滿那三個月吧。」

老師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這一來，馮玉祥正如一個筋斗跌進了青雲裏，他興奮莫名，手舞足蹈，一連開心了好些天。終於，他父親叫他換一身乾淨衣裳，把他帶到了學塾，給保定府新安縣同口人，一位六十多歲的陳老師磕過了三個頭，往書房裏一坐，他就變成了一名嚮往已久的學生了。

陳老師讓他唸百家姓、三字經，初初捧到書本，一個字一個字的往下唸，這才曉得，讀書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爲馮玉祥小時候天資不高，啓蒙的年紀又大了些；——當年他已十歲，書裏面的每一個字，他都得花上老半天天的功夫，生吞活剥，拼命的死記。却又苦於記住了這個又忘了那個，於是，在他三個月的就學期間，給馮玉祥印象最深刻的，祇是陳老師老愛用早煙袋的銅煙鍋，絕不容情的敲他腦袋。

三個月洋溢着幸福與快樂的黃金時期，轉瞬

即過，馮玉祥他父親沒有叫他繼續往下唸的意思，因而也就不再替他繳付「學錢」，馮玉祥就此輟了學。而且，他父親爲了節省開銷，不久就把用一百六十吊京錢亦即二十六塊多大洋典來的一幢較寬敞的房子給退了。他把馮玉祥帶到營盤裏去同住。所以，馮玉祥住營房，過團體生活，是從他十歲那年起始的。

他在營盤裏認識了一位能讀能寫的賈少書，有一肚皮的大道理，寫得一手好字。馮玉祥把這位阿兵哥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以賈少書爲模範，「賈」云亦云，亦步亦趨。賈少書也很喜歡這位小朋友，自動擔任馮玉祥的義務老師，是他提高了馮玉祥的唸書興趣。

### 無端開槍打洋教堂

馮玉祥跟着賈少書學寫字，可是他沒錢買紙筆，又不敢問他父親要，就唯有自出機杼的作新發明。他用一根細竹管，在頂端紮上一束蘆，蘸些個黃泥漿，再找塊洋鐵片來，就那麼以蘆爲筆以泥爲墨以鐵爲紙，反正寫過了還可以洗淨，抹掉。他便認真不苟的每天練習，後來，有他父親的一位朋友指點他；在磚頭上也能寫，於是他再改用磚頭爲紙了。

光緒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馮玉祥才十一歲，他居然能够補上了缺額，也當了一名副兵。看起來，恐怕是古今中外罕有的特例，其實說穿了不過是他父親的朋友，存心幫忙，讓他拿一份恩餉，使他父親過得比較寬裕些而已。那一年，有一天，他父親所屬的一營出了一個缺，營

裏的管帶（營長）苗大人便斷然的說：

「這回補馮有茂家的老二。」

接着就有文案先生問：

「馮老爺的老二叫什麼名字？」

這一問，可把苗管帶給問住了。文案先生見他答不上來，便熱心的說：

「讓我去問問馮老爺吧！」

苗管帶却唯恐營中出缺的消息走漏，大夥兒會趕了來你爭我奪，因此他忙不迭的說：

「甯去了，這會兒我想了起來，馮家老二的名字叫馮玉祥。」

其實，他根本就不知道馮有茂的二兒子叫馮基善，——馮玉祥那個名字，是他順口謔出來的。殊不知，再過個二十多年，這三個字竟會成爲響錚錚的風雲人物，而且他的所作所爲，多多少少要在未來的中國歷史上，留下好些個紀錄來。

馮玉祥補上了一名副兵，吃的還是「恩餉」，這也就是說：他只要每月一次，到營裏應一聲點名，領一份薪餉，其餘的時間，他便無所事事。既然自己有了收入，當然也就拿得起主張。馮玉祥要上學，他父親便准他再度入塾。不過馮玉祥的「運氣」還是沒轉好，資質魯鈍如故，他從一位馬塾師就讀。這位馬老爺年紀既輕，脾氣又躁，動不動就拿板子打學生。馮玉祥慨然的發現，他上學彷彿是專爲挨板子去的，纔被賈少書激起的那一點兒讀書興趣，轉眼間又趨低落。

從年頭唸到年尾，時間是整整的一年。馮玉祥實在唸不下去了，他自動休學，正經八百的當兵去。所以，連頭帶尾一道兒算，曾經統率百萬

大軍，縱橫西北七省，在民初政壇上翻手為雲覆手雨的馮玉祥，他小時候所接受的正式教育，為期總共是一年三個月。

雖說是家境貧寒，營養不良，又早早的失去了母親的照顧。可是，馮玉祥的體格自小畸形發展，才十二歲，他便身高四尺七八寸，而且還是個虎腰熊背的大塊頭。十二歲那年他正式當兵，扛槍出操，練習打靶，在他那一排的弟兄之中，居然還有一位三十多歲姓陳的，比他要矮上一寸多。

當時，馮玉祥因為自己小時候，吃的苦頭太多，家中又迭有變故，不良的環境，養成了他深沉得不可捉摸的性格，常時僅祇為了發洩自己胸中的悶氣，會做出令人錯愕駭異，舌撻不下的怪動作。譬如說，他很早就有仇外的反抗心理，總覺得洋人一味欺壓中國，他一有機會就想報這個仇。有一次，他和同隊的幾位弟兄路過保定北門，街道東邊有一所洋人傳教的福音堂。馮玉祥悶聲不響，端起槍來瞄準了福音堂大門上的匾額，扣動扳機，砰砰就是兩槍。他打的是鐵砂子的散彈，福音堂的門匾登時就起了一片黑。這突如其來的槍聲驚得路人奔逃，雞飛狗跳，馮玉祥自己也覺得抗了漏子，大事不好，一個急轉身，揹着槍就往回頭路上跑。

馮玉祥吃糧當兵頭一回出任務，居然是跟子虛烏有的瘟神作戰，這是當年荒乎其唐，滑天下之大稽的一件事。因為光緒十八年春夏之交保定府鬧瘟疫，顛頂糊塗的地方官吏異想天開，請五營練軍派部隊進城驅逐瘟神。五營管帶居然也就

批准照辦，調集了大隊人馬，一路嘻嘻哈哈，興高采烈；像是去玩耍一般的開進了保定府城。然後十名士兵編為一排，依序前進，每經過一條胡同口；就朝天放一排槍。這一天從早打到晚，打得保定城裏烏煙瘴氣，一城的火藥味道。指揮官這才宣佈瘟神已經擊走，全師整隊高奏凱歌而還。

### 繞十三歲就去打仗

馮玉祥生平第一次參與的正式戰爭是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之役，那年七月一日，清廷下詔向日本宣戰，駐保定的練軍前、後兩營，奉令開赴天津大沽口，防備日軍來襲。命令到達，官員們唯恐「動搖軍心」，決定暫時秘而不宣。一直到臨開拔的前一天下午，方才集合兩營官兵訓話，宣佈早已下達的命令。——要打仗了，明日一早開拔。恍似一記平地焦雷，在兩營弟兄之間炸開了來。

練軍駐防保定已久，五營官兵過慣了吃糧拿餉，悠游自在的舒服日子，從不曾想到居然真會有開拔打仗，沙場征戰的事情。如今說聲開拔明兒一早就得走，還得去跟日本人打，這簡直就不可想像。於是，人人驚惶失色，個個失魂落魄，彷彿大禍臨頭一般。有的唉聲嘆氣，有的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如鼎之沸。縱使上級有令開拔之前無分官兵不得出營門一步，可是消息迅即外洩。將近傍晚，營門口就廢集了大批的官兵眷屬，不理衛兵的攆趕，異口同聲的向營裏哭喊：

「小三子他爹呀，小六子他哥啊，你不能走！你要走了，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見不了爹娘

，回不了家鄉，叫我們一大家子，靠那一個啥？」

聲聲悲呼，使得營裏六神無主的官兵人人垂淚，直在埋怨上級不通人情，嚴禁他們傍近營門，去和父母妻兒作最後的訣別。門外號砲門裏飲泣，足足的鬧了一個晚上。當夜，練軍的前後兩營，全體官兵一律輾轉反側，無法入眠。第二天早晨，就沒有一個人不會哭紅了眼睛。

甲午之年，馮玉祥才十三歲。他隨營開拔，整隊出發，才走到距離保定府城半里開外，一個令人驚心動魄、鼻酸咽塞的闊大場面倏然出現：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出征隊伍的父母妻子兒女，他們手牽着手，盡量接近大路兩傍，却儘在踮起腳尖，熱淚縱橫的向隊伍裏探望。生離死別；哀傷慘惻，哭聲上干雲霄。不時會有一位白髮矍矍的老太太，奮起她一生最大的勇氣，衝過衛兵的竭力攔阻，在漫長迤邐的隊伍裏，找到了她的兒子。於是下死勁滿地打滾的拖住他，即令拚了老命，也不讓他跟着隊伍開拔。——大路兩旁的兩道人牆，足足排了三四里路長。

練軍前後兩營終於開到了大沽口，他們和一隊日本軍艦隔河相望，雙方的距離是二十里。日本軍艦以兵臨城下之勢，「掛口」於大沽對岸二十里處的攔沙崗，有人告訴十三歲的「大」小孩馮玉祥，日本軍艦佔的位置好得很，因為只要他們一開砲，立刻可以轟毀清廷倚為北洋長城的大沽砲臺。

這前後兩營練軍其實並不會參戰，他們自始戰至終都駐紮在大沽口擔任警戒。一直到甲午之



馮玉祥軍投後開拔天津大沽口時所任的營

終結，日勝而我敗，以至馬關條約訂立。兩營練軍在大沽口駐防一年有餘，馮玉祥目濡耳染，這十三歲的「大」小孩，確曾增長了不少的見識。使他感觸最深的是老兵油子虛聲恫嚇，吃那些新兵的冤枉。由於大沽口駐軍很多，單位不一，老兵開小差逃跑的日必數起，帶兵官爲了補足缺額，免得上司嚴詞切責，就唯有大量的招收新兵。新兵多半來自附近農家，年紀既輕，知識又淺，況且從不曾經過軍事訓練。老兵油子正好趁此機會加以捉弄，他們往往危言聳聽，向那些新兵說什麼：

「好哇，日本兵今兒正在對面掛口！」

「日本兵掛口，他們的砲一打過來，我們這些個人誰也別想活命！」

或者是故作悲天憫人之狀，喟然一聲長嘆：

「唉，一個月三兩三（清軍士兵的最低級薪餉），就要我們賣命，那可是太划不來！」

誇大其詞的謠言攻勢，使得那些新入營的年輕農家子弟，心膽俱裂，眠食難安，實在沒法再撐下去了。無可奈何之餘，就唯有效法膽怯老兵的行徑，千方百計的開小差，乘月黑風高，戒備鬆弛，找個機會一走了之。爲「逃命」要緊，他們的衣物用品一件也不敢帶，這一來可是正中老兵油子的下懷，老兵油子們笑口常開，儉

拾他們遺下的東西，作個價賣給附近的老百姓，得了錢就買酒買肉，痛痛快快的大吃大喝。吃喝之時還要笑嘻嘻罵的口腔，取笑那盡棄一切，只圖逃走的新兵，他們旁若無人的聲聲笑道：

「他奶奶的冤大頭，好端端吃糧拿餉的差使不幹，偏要逃跑？還留下這麼些東西，給我們賣了錢打酒吃肉！」

這便是馮玉祥最早參加的一支隊伍。好的沒學到，壞着可真學了不少。

## 優待券

優待中外雜誌讀者請剪此券並附  
郵票拾圓寫明收書人姓名地址，  
本社按址立即寄上于右任先生詩  
文選集一冊，每位讀友限購壹冊

（定價每冊貳拾圓）

不剪此券祇寫姓名地址亦可。